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卫建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卫 建 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卫建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3/8 插页2 字数205,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书号: 10151·758

定价: 1.85元

目 录

文学是因其真实而才伟大的事业	1
力求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	20
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更需要人民	34
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	43
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胜利前进	54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党性特征的几个问题	66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117
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效果	129
文艺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激励人民	142
文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48
文学的发展不是单一的过程	15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代社会主义文艺	167
新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	178
“社会主义异化”与文艺问题	191
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光明前途正在到来	201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211

文艺评论是一门科学	224
文艺评论的几个问题	231
文艺评论的性质和任务	240
文艺评论家向马克思学习什么	248
拿事实与事实比较对照	257
建立评论和创作的新型关系	266
关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方法的几个问题	274
后记	294

文学是因其真实 而才伟大的事业

在我国文学界，文学的真实性，或者说，文学作品是不是应该写真实，曾经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固然不能把林彪、“四人帮”反对写真实，作为肯定它的根据，也不能把我们一些同志对于它的批判，作为继续否定它的根据。根据是有的，这就是事实，就是文学创作的实践。

—

文学是一种观念形态。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决定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它的发展程度，而不是相反。所谓文学的真实性，就其意识形态的一般特点来说，就是指文学作品是真实地还是虚假地，或者说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客观事物的发展及其内部联系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作为认识主体、即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者的人的主观方面，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真实不应当归结为和社会生活完全等同。它只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

程”^①。文学是人类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手段。只有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规律的作品，才能有助于改造现实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文学的真实性，在文学反映和参与改造现实的整个过程中，都居于基础性的地位。

文学有其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但是，这也只是使它在反映现实的时候，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罢了。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存在，这样一个根本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高尔基把文学看作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②。某些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著作，也会流露一定的情绪，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洋溢着对于当时工人阶级境遇的深刻同情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憎恨。在文学的领域里，我们的确看到，作品总是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情绪。其中包括作品人物的喜怒哀乐，也包括作者对于生活的评价和直接的抒情。在这里，作品人物的喜怒哀乐，固然应该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联系的必然产物，就连作者的情绪，也不能是超然物外的、虚假的东西。它同样必须是一定的现实的真实反映。作者的情绪如果不具有客观的性质，如果只是自欺欺人的伪造，作品是不会有什麼价值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善于提炼自己个人的——主观的——印象，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东西”^③。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真情实感，正是实现作品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43—144页。

② 《文学论文选》第91页。

③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第426页。

文学作品提供的，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抽象的认识，而是带着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形象图画。为着提供这种图画，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说来，感性的细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只有真实的细节，才能成为作品形象体系的有机部分。这种细节的真实，从属于、或者说应当能够有助于表现人们之间的本质的社会联系以及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历史动向，而不应当模糊甚至淹没这种本质联系和历史动向。

由于社会生活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所以，文学作品可以描写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生活，也可以描写存在于作者或他所塑造的人物头脑中的、他们所理想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理想，是使历史退回到已经死灭的时代，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理想，却促进着历史更快地向前发展。这后一种理想，曾经是照耀着不同时代某些进步文学的流派的精神火炬。但是，象鲁迅说的，“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①这种理想究竟是否能够对于历史的前进发挥积极的作用，仍然取决于它们是不是现实本身的真实的反映，是不是必然地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并且确实将为它的客观进程所证实，换句话说，取决于它们是不是真实的理想。

恩格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实) 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 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①。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固有规律所决定的, 并且成为一切时代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所共同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承认社会生活决定文学, 承认人类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认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 肯定文学的真实性, 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二

对于社会存在来说, 文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文学的真实, 是指现实生活及其规律在作者艺术创造中的正确的反映, 是指作品中包含着不依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曹雪芹始终没有越出地主阶级的范围。他在主观上, 是主张“补天”、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 他的《红楼梦》所展示的, 却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内脏溃烂、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 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 他在《人间喜剧》里, 却用编年史的方式, 提供了法国资产阶级胜利地冲击必然崩溃的贵族统治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图画。列夫·托尔斯泰以其“勿以暴抗恶”的哲学反对革命, 他的作品却真实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写作《呐喊》、《彷徨》时期的鲁迅, 在事实上参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不过, 还不能认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其世界观的总体而言, 他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阵营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8页。

的。他在这两部描绘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的小说集里，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通过挖掘农民阶级改变自己不幸地位的深刻的革命要求，一方面否定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指出了农民阶级必然地倾向革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农民不可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求得解放的事实。作品的形象图画本身，得出了一个作家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却正确地反映着历史的真理的结论：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充当另一个新的领导阶级的同盟者；前者是最不稳定的同盟者，后者是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者。

生活之树长青。对于任何一个决心在文学事业上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作家来说，现实生活才是真正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的创作源泉。它不断地奔流，不断地变化，比一切对于它的解释、描述和概括，都要广大和丰富得多。许多建立过卓著功勋的文学家，总是不愿意用某种观念随意地剪裁现实，而是努力按照现实本身的逻辑，把它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别林斯基曾经这样谈到莎士比亚和他的创作，说他“不肯把现实牺牲给心爱的概念”，“他是付出了贵重的代价才换来描写的真实的”^①。托尔斯泰劝说一位通信者：“请你如你所描写的人物那样生活，把他们的内心感受通过形象描写出来；人物自己按照他们的性格作着他们所要做的事，也就是说由于人物性格及境遇而引导出来的结局是从其本身来的。”他在另一封通信里，提供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44页。

了修改《安娜·卡列尼娜》中关于渥伦斯基同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会面后怎样扮演他的角色的一章的情形。他说，修改后的情节，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对于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必要的”^①。在文学史上，这种事例，真是屡见不鲜。

马克思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②。我们认为，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对文学作品说来，就是指那些不依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它是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这种文学的真实，是具有意识的外观的、客观的东西，是以文学形态出现的真理。它属于客观真理的范畴。

“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是否定文学真实性的客观性的。

一九五七年，姚文元曾经在一篇向一位鲁迅研究者横加罪名的文章中，指责对方关于鲁迅强调“不加涂饰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观点^③。马克思批评过某些资产阶级艺术家，说他们把革命派的领导人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菲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高尔基在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指出，“他所以是更可珍贵的，是因为他从来不撒谎，甚么都不掩饰”^④。鲁迅本人也的确强调过，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⑤。所谓不加涂饰，并不是取消作者的艺术创造。但是，

① 见《论托尔斯泰创作》第65页。

② 《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187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43页。

③ 见《文艺思想论争集》第110页。

④ 《俄国文学史》第504页。

⑤ 《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这种创造，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地揭示生活的真谛，从现实出发挖掘其固有特征的手段。反对不加涂饰地真实地反映生活，那么怎么办呢？难道一定要用作者的主观意念调制成某种色彩，再把它们从外面涂在形象的表皮，虚假地反映生活吗？这种做法，只能使作品成为僵尸一般的东西。如果这样地解释鲁迅的作品，实在是这位伟大作家的公开嘲弄。

“四人帮”否定文学真实的客观性的系统观点，是初澜在一篇题为《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①的文章中提出的。该文主张，文艺作品中的真实，“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没有真实性，不过是因为“不同阶级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他们把文学的真实，归结为因作者的阶级属性不同而带来的主观方面的“看法和标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认为真实的，戴着有色眼镜的资产阶级，就可以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而资产阶级认为真实的，在无产阶级看来，正好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岂但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不同阶级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但是，这种主观方面的“看法和标准”，怎么能够决定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的社会生活本身是否存在呢？文学史上的任何事实，都可以使这种理论大出其丑。比如，怎么能够说，曹雪芹所描写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过程，只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看法和标准”，才成为真实的东西，而在此以前，则是不真实的呢？他们根本不懂得，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个观念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即只有通过

^① 《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4日。

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

三

社会生活及其规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这种状况，决定了文学真实的客观性。但是，社会生活及其规律，却又必然会同人们发生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对一个阶级是有利的事情，对另一个阶级，则可能是有害的。斯大林说，在社会领域和自然界不同，“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腐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①。作家的文学实践，无论带有怎样的特殊性，仍然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真实地描写生活，看作是同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情绪和艺术素养没有关系的事情，似乎只要怀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美好愿望，作品的真实性就自然会从天而降。作家生活时代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归根到底地决定着的人们的一般的认识水平，作家所由生存的社会环境，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的爱和憎、要求和理想，他的生活基础、艺术观察力和表现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反映，影响到作品所达到的真实性的程度，在他进行创作的整个过程中打下烙印。

作家世界观对于作品能否真实地再现现实，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文学史上，一般说来，当一个阶级处于上升的、革命的阶段的时候，它的作家比较地能够和敢于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它的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也比较地能够和敢于强调文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学的真实性。相反，当它成为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社会腐朽力量的时候，总是需要制造一些瞒和骗的文学，包括用堆砌表面的生活现象掩盖社会本质的作品，以便自欺欺人，转移被压迫阶级的斗争视线。这时，文学的真实，就越来越同它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分析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命运，认为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可能是科学，资产阶级一旦走向反动和没落，“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巧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①这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学及其他剥削阶级文学大致走过的道路。我们当然不排除下述情况：即使从一个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内部，仍然可能出现真实地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家。不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似乎作家世界观越反动，其作品就越真实。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所以真实，不论他们是否自觉，就其主观方面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同本阶级的世界观相背离的倾向。他们的作品的真实性，是在努力摆脱本阶级的世界观的束缚和力图同人民群众建立深刻的精神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

许多古典作家，都强调过文学的真实性。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里，把自己的作品，同明末以来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过一番对比，认为这些小说“千部共出一套”，

^① 《〈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7页。

“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添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他自己的写作态度，则是“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失其真传者”^①。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要求演员“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歌德说，“对天才所提出的第一个和最末一个要求都是：爱真实”，“对艺术家所提出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②。巴尔扎克把小说家看作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要求作品以事实为基础，“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的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③托尔斯泰把写不真实的东西当作耻辱。契诃夫认为，“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使命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④

这些作家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的真实和具备表现这种真实的巨大才能密不可分的。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不愧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独特的、光辉的一页。他们的作品中的真实，是在其进步世界观或世界观的进步方面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象列宁在说到以往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时指出的：“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

① 庚辰本。

② 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76页。

③ 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册第122页。

④ 见《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第162页。

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 过去时代的作家，一方面真实地描写了某些他们尚未认识、然而已经感觉到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偏见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却又不可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再现社会生活；错误的认识 and 解释，还会常常降低作品的真实性的程度，使它们不能不带有若干根本性的缺陷。曹雪芹对于本阶级的感情上的依恋和对于它的没落命运的惋惜，使得《红楼梦》的形象体系中笼罩着一层宿命论和历史悲观主义的云雾。托尔斯泰总是表现出用自己的不抵抗主义认识和解释现实生活的顽强意图。“托尔斯泰看出这点，他自己就嘲笑自己的尝试，然而，尽管嘲笑，他又再动手去尝试，换句话说，他希望加工于现实以利于他自己的倾向。”^② 结果，他虽然提供了半个多世纪来俄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却又避开了当时俄国具有最伟大意义的历史事实，即人民反对地主土地私有制及其政权工具的斗争和正在开始勃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四

应当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越来越广泛地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越来越能够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包括文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②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504—505页。

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向着越来越接近现实本身的方向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使文学越来越真实地反映着现实。

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处在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的压迫的最底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以最终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度，作为自己的历史职责。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的主观要求，同社会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它永远不会终止自己的前进步伐。它无所畏惧，无所掩饰，无所忌讳。它的力量就在于说真话。恩格斯说得好：“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同样，无产阶级的文学，在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及其规律方面，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也就越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当资产阶级文学作为本阶级的婢仆，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及其规律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学却大胆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黑暗和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这方面，巴黎公社英雄们的诗歌，高尔基的《海燕》和《母亲》，鲁迅后期的杂文，就其真实性而言，远远地高出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文学同样保持着这种真正敢于正视现实的严峻品格。只要无产阶级本身还存在着，这种品格，就不能不成为它的文学的一个首要特征。没有任何阶级，能够象无产阶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4页。